

不辜负一场雪

米丽宏
(河北)

一夜北风起，早起空气凛冽，触手便是冷脆的寒意。树枝的丫杈，全被冻僵了，好像小时候玩的“木头人”游戏——不许说话不许动，全都“木”住了。

雪的开场低调而沉稳，像祖母嘴边长长的故事，慢慢地讲下去，讲下去。起初，雪粒还很零星，没有多大的势头，“细沙”簌簌，扬了一个上午；中午，雪已变作鹅毛，风将雪幕“哧”地拉开，魔术师便从帽子里抓出一大把一大把的鹅毛，接连不断地扬起来，一层，两层，到底有几多层？雪花多得连她们自己也数不清。

日落后的窗外，这场热闹的戏还在上演。又黑又重的夜幕之下，雪花翩翩起舞，她们的舞步轻盈，踮着脚尖掠过大地，裙摆扑打着一格格闪烁的灯火。“唰唰……唰唰……”雪落下的声音入心，摇曳出一种温柔的情愫。

这样的夜啊，美得令人忧伤。

假如有三两位素心友人冒雪来访，大家围坐小桌，煮酒烹茶，嗑着瓜子说些书里书外的事，或是无关风雅的琐碎话，真称得上人生妙滋味啊，才配得上这雪夜的意境。

一剪寒梅

和智楠
(云南)

缕暗暗的幽香，或浓或淡，不时迎面袭来。

再后来，读宋词，读到《一剪梅》的词牌名时，我的心中不禁轻轻一颤，像是在茫茫雪天与故人偶然相遇，几分欢喜几分黯然。那是李清照的词：“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宋代时，人们习惯称一枝为一剪，“一剪梅”寓意“一枝梅花”，词牌《一剪梅》即是取此意而生。

因了李清照的《一剪梅》，我初识了一剪寒梅的美与伤。之后，又陆续读了许多《一剪梅》的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杯且从容”，“长条短叶翠濛濛。才过西风，又过东风”……在词人的笔墨中，一剪寒梅被蘸成不同的颜色，或浓或淡地抒写情绪，有豪情，有遗憾，有忧思，有惆怅。

于我而言，风雪中的故人，便是那一剪带着离别伤痛的寒梅，枝上的点点殷红，浸湿了我的双眼。

如今我已年过不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别离，尝过了太多离别的滋味，已明白所谓的千山万水，不过是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的离梦。偶尔，独自站在时光的路口回望来路，锁进我眼帘的，总是老屋园内那株似火的红梅。经历了春的浪漫，夏的绚烂，秋的静美，最终在寒冬绽放的一剪寒梅，既是伴雪而生的芬芳，低诉孤独的心事，也是独傲世间的勇气，绽放无声的思念。

轻轻剪一枝寒梅，寄与故人。若干年后，如再相逢，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曾经鲜艳的记忆，记得往日遗失的风景？

愿岁月有美好可回首，愿思念有故人可回应。

然而，没有人来，但心也很沉静。

想那远远近近的山村河水，此刻一定都被雪花覆白了。山河都成了美术室里的静物，幽蓝幽蓝，一派苍茫。几段散乱的句子浮在口边：“飘雪薄如瘦谷，轻如错过花期的葵子，或者无粒的麦穗。冬天，把一切想象成粮食，心灵才不会冰冷”。对于我来说，书就是粮食，不用特意去想象更多。在冬夜，一边听雪一边读书，是难得的温暖。

随手拿起了一本平日很少读的《水浒传》，之前总是感觉，那些遥远的情义都植根在特定的境况之下，跟我的情怀是不搭调的。然而，就着雪落的气氛，我也读得很尽兴。翻到“林冲夜奔”这一段故事，一颗心随着主人公冒雪夜逃。那个黑衣男子在雪中飞奔，我的心跟在他的身边起伏。

捧着书，像捧着一捧渐渐融化的雪。

正所谓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我暗自惋惜着，为书中那个有情有义的英雄。夜色浓重，雪花纷飞，我痴痴地想着，为他悲伤；那股悲伤里，大约也有怜惜的成分。或许，这一段故事触到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感悟——我奔跑在尘世烟火里，英雄奔跑在他的人生里，一个琐微，一个沧桑；但这仅是表象的不同，实质是，他有他的悲壮，我有我的坚持，只要前方有路，便定要直行。

这么想着，伸手抓过纸笔，我想要写下一点什么。在这样的雪花飘临之际，写点什么，总是对这场大雪的一个交付。

明天，不管是落雪或是天晴，我依旧是要去雪中行走，在奔忙中做事的。人到中年，我需要更多的认真、更多的安静。我不慕英雄——英雄，虽慷慨却也悲壮；我，虽平凡却也踏实。守好本分，坚持做事，就不会辜负一场大雪给我的人生启示。

拱桥是一个人，不是一座桥。

听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想到他的形象，比如角弓或者青蛙，还有语文课本中的赵州桥。

我认识他时，他的腰已很弯，人已很老。那时他在村庄东边一座老旧的石屋里当了许多年的校长，而我，是他的学生。

说是校长，其实他只管一个老师，就是他自己。

他的脸上有许多褶皱，一说话就满脸开花。胡茬子布满了他的下巴，硬扎扎的。若有哪一个学生调皮捣蛋，他总是低沉着脸子说：“把手伸出来吧，手背儿。”他的大手一把将你的小手抓牢，将下巴挨近手背儿来回地蹭那么几下，让你觉得像被刺猬扎了一般的痒痛。因此，我们对他的宽宽的下巴充满了畏惧。

那时候我读小学三年级，很是捣蛋。有一次，我对同班的二青说：“校长的下巴要是没胡茬多好，咱就不怕他了。”二青听了，先是“嘎嘎”地笑了两声，然后就当了“叛徒”，把我的话告诉了校长。校长把我找去，用浑浊的老眼定定地望着我，说道：“你真的怕我的下巴？”

我望着他的脸，敬畏地点了点头。

他用手掌刮了刮下巴，发出“嚓

嚓”的响声，说：“怕就别捣乱了，小子！”他用大手拍拍我剃得溜光的脑瓜，呵呵笑了：“去吧，去吧。”我就逃也似地跑开了。

他那时真的很老，像谁的爷爷。教我那阵儿，他已经退休多年，据说，他的儿子几次接他回城，他都不走。山那么深，谁肯来教我们这些捣蛋鬼呢？只能是他。因缺了两颗牙，他讲课吐字有些不清。比如把“二”字读成了“a”，我们便跟着喊“a”，他就酱着脸说：“我读‘a’，你们不能读‘a’。”我们就齐了声喊：“是，老师，你读‘a’我们不能读‘a’。”可是，我们怎么读呢？他无奈地笑了，说：“老了，教你们的爹妈那会儿，我可不是这么来来回回蹭那么几下，让你觉得像被刺戳扎了一般的痒痛。因此，你们对那会儿，真的比谁的爷爷都老。”

除了偶尔用下巴刮手背儿，他对我们很好，比如，下雨天，他的弯背就成了一座真的拱桥。

山里人家，稀稀落落，校舍三面倚山，一面临沟。我和其他十来个学生，上学放学都要过沟。那条四五丈宽的沟，冬天干涸，雨天却气势汹汹，浊流滚滚，水虽仅齐校长的膝盖，但对孩子们来说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河上没有木桥、石桥、铁桥，只有校长这座肉做的拱桥。

拱桥

许永强(四川)

我攀过“拱桥”一次，是在埋怨校长的下巴有胡茬后不久。

洪水涨起来了，把我们隔在了这岸，校长便从那岸过来，在水中蹚来蹚去。没人能替他，一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校长是最年长的，我和二青则是第二、第三年长的。不好意思让他背，一是觉着自己曾嫌弃过他的下巴，二是觉着自己已经不小了不能让人背，尤其是让一个老人背。正犹豫间，其他同学已经被他背到了对岸，只剩下我了，再没办法去躲，因为校长捶着弯背，哗啦哗啦地蹚水过来了。他浑身湿透，喘气的声音像是在拉风箱。

“来吧。”他蹲下来，袒给我一面弓形的脊背。

“不！”我说：“我敢过。”但这是吹牛，水浑浑的，浪头一个撵着一个，看着都让人晕眩，更何况那水几乎要淹没我的肚脐眼了。

“来吧，孩子。”他又说。拱形的脊背一动不动，静等我伏在上面。

我急得要哭了，我该怎么办呢？“别不好意思，爷爷背孙子嘛。该上课了，快来，咱爷俩得赶紧过去，同学们等着呢！”他不容拒绝地说道。

我闭上眼睛，趴上了那座拱桥。

他的身体颤颤悠悠地下了水，浪声灌满双耳，我趴得紧紧的，与那面拱起的脊背紧紧地贴在一起。

临上岸时，校长翘起了一下，但我并没有掉下拱桥，他牢牢地撞住了我。

“这不是过来了吗？”他说。是的，过来了，我赶紧从“桥上”滑下，落在坚实的大地上，站着。

校长却没有站着，他瘫坐在地，大张着缺牙的嘴喘气：“老了，老了，我背你们爹妈时，可不是这副模样。”他的模样，真像一座坍塌的拱桥。

喘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我们拥着他走向老旧的教室。二青靠近我，说：“校长背你过河时，不是走的，是爬。”“爬”字用来说人是贬义，我讨厌他说校长“爬”，便踹了他一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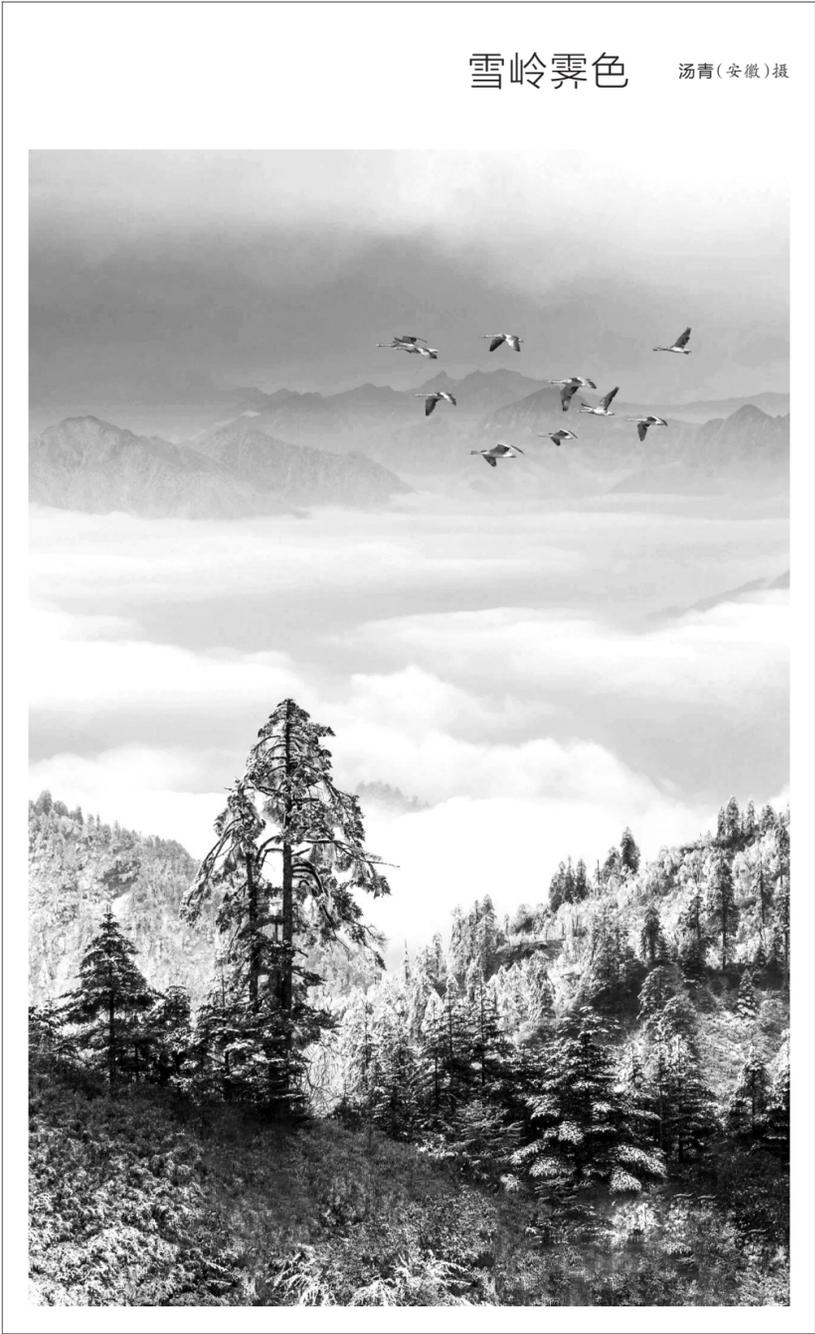
那年秋天，我转学了，校长也走了，他实在老得教不动书了。如今，村里已盖起希望小学，当了乡长的二青说：“盖座拱桥吧！”于是，通往学校的沟上就有了一座石桥……

许多年过去了，我过的桥比小时走的路还多，但我始终忘不了那座拱桥。那座宽厚、踏实、温热的血肉拱桥，让我一生都走到尽头。



雪岭霁色

汤青(安徽)摄



雪花

董勇(四川)

那片薄薄的雪花
飞临，全发自内心之志
昼夜为帜，伴梅生香

纵然单纯有憧憬
纵然单薄染高洁
她甘愿做一种忘我的铺垫
暨平大地的皱褶
抚慰岁月的板结

从天到地，积蓄生机
她更愿做一种忘我的呵护
让种子在素裹中萌芽
成长，茁壮

雪花，古今无别异
携秦时明月，越汉时关隘
雪花，宫阙禁不住
浩然幻化了世上的诗词歌赋
静谧，悠长

她是六角白帆
呼啸的风中，不倾跌
她是梁祝的化蝶
汹涌的海面，会冲浪
抑或旋转，身影无形
抑或曼妙，玉肌娇颜

那片薄薄的雪花
从不小觑这个世界的美好
倩影，从容穿沟越壑
羽翼，遍叩无数风流
绒绒地飘扬，绒绒地覆盖

故乡是游子的远方

匡天龙(广东)

静谧的深夜
游子轻轻吟唱
歌声充满忧伤
当他选择了远方
故乡就成了他的远方
穿梭在城市的霓虹灯光
孤独和思念肆无忌惮

记忆中朴素的村庄
村口的大榕树
门前的老黄狗
此时此刻
在城市清冷的夜中闪着微光
他想起离别时母亲不舍的泪水
让他不忍转身回望

闭上眼睛
母亲粗糙的双手
轻轻抚摸他的脸庞
熟悉的慈爱与温暖
抚平他所有的不安与苍凉

柴火里的家教

赵柒斤(安徽)

“柴火”的问题便占据了我童年里的许多时光，也填满了我对少年生活的记忆。

七八岁时的冬天，放学后或周末，我的核心任务就是去拾引火柴——扒松针。约上两三个小伙伴，我们带着两只畚箕攀上了屋后的松山。山上的树密密挨挨，松针飘落在地面积了厚厚一层，不一会儿我们就能拾满两只畚箕。松针虽易燃，却不耐烧，一点就着，一燃便灭，它的主要功能是引火。然而每日三餐顿顿，灶膛张着大口，必须有柴来支撑。

怎么办？只有砍柴。我的家乡位于江南丘陵山区，一到冬天，打柴这件事便被家家户户摆上重要日程，

且为“全家皆兵、人人参与”，所以我很早就体验了打柴、烧柴的各种滋味。

冬天一到，每逢没下雨雪的周末，大伙儿都要上山砍柴。拾柴全凭眼力、腿勤，但砍柴就不一样了。长途跋涉去砍柴，首先要寻找灌木茂盛的山坳，只有这种地方才能砍到比大拇指粗的硬柴束。我们这些小孩子东奔西窜，颇似掰玉米的猴子，这里砍两根，那儿砍一把，然后把砍来的柴集中在一起，就地砍藤做绳，绑成一捆，放一边，再去砍另一捆。

怎么砍？只有砍柴。我的家乡位于江南丘陵山区，一到冬天，打柴这件事便被家家户户摆上重要日程，

脸汗，便马不停蹄地挑上柴，小心翼翼地踩着山路往家赶……

碎石与砖头砌成的灶膛宛如窑洞，我七八岁时就给母亲打下手烧柴，她传授给我许多烧柴的诀窍和经验：灶膛里的柴不能塞得太多、太紧，火焰的下方要架空，所谓“人要忠心，火要空心”，这样火才烧得旺，既能节约柴，又能取到“炭”（刚烧过的柴铲出后，迅速用水浇灭，再置于空地摊晒，用于雨雪天和夜晚烤火）；灶门前要干净，否则火星冒出来易引发火灾；而树枝、树根等燃烧时间虽长，火焰也硬固，但不易点燃，先又得用柴刀将粗柴劈开，砍短……

如果说拾柴、砍柴这些活儿让

我从小就体会到劳动的艰辛，那么，第一次用自己砍的柴烧开了水、煮熟了饭菜，那种成就感是从内心喷涌而出的。现在回想起那些时刻，我能领悟到，父母让我们从小学会捡柴、砍柴、烧柴做饭，其实是一种极为有益的家教：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劳动的重要性，并真实地感受到自己劳动的价值。

柴和柴火，曾经是乡村著名的标签，连同过往那些苦涩的岁月，已一起走进了乡村的历史，但在捡柴、砍柴、烧柴做饭过程中所接受的有关劳动、节俭、安全的教育，却永远铭刻于我的心中，这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